

闻一多研究动态

第一三五期

主办：中国现代文化学会闻一多研究会

北京·2018年10月

▲ 沉痛悼念闻一多的亲密战友王健同志

闻一多的亲密战友，中国民主同盟原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民盟中央副秘书长、文史委员会主任王健，因病于10月1日凌晨在北京逝世，享年102岁。



王健同志 1935 年参加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1936 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44 年 2 月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49 年 6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 年至 1946 年，王健在昆明协助李公朴开办北门书屋、北门出版社，任经理、编辑。1946 年至 1947 年在上海参加读书出版社时期，参加民盟总部工作。1947 年王健在香港参加《国讯》编辑，1948 年，按照中共指示，冒着极大危险护送民主人士和家属从香港到华北解放区。到河北省平山县后，王健在中共中央社会部工作，1949 年 4 月起担任沈钧儒的机要秘书。1951 年由最高人民法院转至民盟中央，继续担任沈钧儒的机要秘书，并历任民盟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副秘书长、文史委员会主任，1994 年 6 月离休。

王健是李公朴先生的得力助手，闻一多的亲密战友。1945 年 6 月，著名演员赵丹新疆脱险来到昆明，李公朴特派王健到西南联大西仓坡宿舍请闻一多参加欢迎赵丹的座谈会。1946 年 6 月底，闻一多、李公朴与潘光旦、楚图南等民盟云南省支部负责人为说明反对内战、呼吁和平的立场，连续举办三次招待会，第一天就被特务抢去签到簿。王健马上冲了上去，逼得特务越墙泅水而逃。7 月 15 日，昆明学联在云南大学至公堂举行李公朴先生遇难经过报告会，王健陪同李公朴夫人张曼筠前往会场。那天，闻一多即席发表了最后一次演讲，王健是这次历史性大会的亲历者与见证人。闻一多被刺殉难后，昆明一片白色恐怖，身中五枪的闻立鹤和心脏病复发的闻一多夫人高孝贞都躺在云南大学附属医院，当时民盟负责人均接到美国领事馆避难，而张曼筠则在王健陪同下几次冒着危险到医院探望。8 月 6 日，民盟总部梁漱溟、周新民抵昆明调查李闻惨案真相，王健提供了大量事实，并陪他们去医院慰问高孝贞与闻立鹤。

10 月间，高孝贞带着全家离开昆明，经上海返回北平，王健特别派西南联大同学周简叔护送，沿途都做了周密安排。1948 年 3 月，高孝贞与全家秘密奔赴晋冀鲁豫解放区，途经天津就住在王健家里。王健后与李公朴的女儿张国男结婚，成为李家女婿和全家顶梁柱。

▲ 昆明市盘龙区文管所采访闻氏三兄妹

为了进一步保护、开发、利用昆明司家营闻一多故居（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历史文物建筑，展示闻一多在故居生活期间的内部场景，昆明市盘龙区文体旅游局、文管所一行三人专程赴北京，于 10 月 8 日、9 日分别采访了闻立雕、闻立鹏、闻名。

采访中，闻氏兄妹回忆了在当时家中的人员居住、功能分区、家具陈设、生活细节，与文管所制作的设计方案进行反复比对，就各种记述中存在歧异部分进行了详细考证。闻立雕、闻立鹏、闻名出示了许多珍贵手稿、照片、实物，供陈列展出设计取证、参考。



访问闻立雕

采访中，一行人认真听取了闻立雕、闻立鹏、闻名对闻一多、朱自清纪念馆建设和修复的意见建议，三位老人向区文体旅游局、区文管所赠送了相关书籍与资料。

区文体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在接下来的工作中，将会把闻一多先生子女对纪念馆的建设的意见建议融入设计方案中，真实还原历史场景，把历史人物还原的更加丰满、更有血肉，把闻一多先生作为

一个父亲、文学家、诗人的那一面更加真实的展现在大众面前。（昆明市盘龙区文保所李云欣供稿）



访问闻立鹏



访问闻名

▲ 梁文蔷向闻一多家属赠送闻一多 1925 年的画像

本刊曾经介绍过梁实秋保存的 1925 年闻一多为张嘉铸画像，今年 5 月，梁实秋的幼女梁文蔷来信说：“我年纪大了，正在整理我家旧物，很多心爱有情感的东西都要割舍，今天想到这幅画，是你爷爷 1925 年给张嘉铸（张禹九）画的，我爸爸珍藏了一辈子，逃难都带在身边，存在我手上也有 30 年了。我死后，可能后人不知珍惜，所以我不想传代了，我想由你保管。”信中，梁文蔷还说这幅画非常宝贵，“不敢邮寄，怕丢，必须你来取，或者我找人带给你”。初秋时节的 9 月，闻一多的孙女闻丹忆（闻立鹤的幼女）专程到美国西雅图梁文蔷家，获赠了这幅百年前的闻一多绘画。

这段再续情缘的佳话非常感人，本刊特载闻丹忆记述这一过程的专文《闻一多与梁实秋及一幅速描画像的故事》：

一、闻一多与梁实秋

青年时期的闻一多与梁实秋同在清华园读书，他们共同发起的“清华文学社”闻一多任书记，梁实秋任干事。从此，梁实秋与闻一多即结为超乎寻常的亲密朋友。

1922 年 7 月闻一多赴美国芝加哥美术学院深造。1923 年 9 月，梁实秋到科罗拉多温泉（简称珂泉）的一个大学深造，规模不大，但是属于哈佛大学所承认的西部七个小大学之一，且风景宜人。梁实秋安顿好后，给闻一多去了一封信，内附 12 张珂泉的风景片。闻一多接信后，不复信，一声不响地提着一个小皮箱，到珂泉找梁实秋了。闻一多在珂泉注册为艺术系特别生，梁实秋则进入英文系。珂泉的一年生活，对两人来说，都是美好的记忆。年轻的成长中，少不了互相帮助和鼓励。一年后，梁实秋去哈佛大学深造，闻一多前往纽约。

1925 年和 1926 年，闻一多、梁实秋先后回国。1930 年杨振声开始筹办国立青岛大学，而筹备委员会主任是大名鼎鼎的蔡元培。杨振声到上海物色教员，力邀闻一多和梁实秋前往。于是二人结伴到了青岛，闻一多被任命为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梁实秋被任命为外国

语系主任兼图术馆馆长，两人成为青岛大学的骨干力量。后来，世事变迁，两位好友天各一方。

二、梁实秋

梁实秋与夫人程季淑育有三个孩子：女儿梁文茜，儿子梁文祺和小女儿梁文蔷。1945年，因各种原因，梁文茜和梁文祺都留在了大陆，梁文蔷则随梁实秋夫妇到了台湾。后梁文蔷赴美深造并定居美国。

1972年梁实秋夫妇去往美国定居，因为当时小女儿梁文蔷已在美国成家立业，然而，这平静的生活在一次意外中被打破。梁实秋夫妇外出买东西时，夫人程季淑被商场正在装修的一个倒下的梯子砸中头部，不治身亡。

后梁实秋回到台湾，与著名台湾名媛、歌星韩菁清演绎了一段忘年恋，1987年病逝于台北，享年84岁。

三、徐志摩原配张幼仪的胞弟张嘉铸的速描画像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余上沅、赵太侔、闻一多、熊佛西、张嘉铸、梁实秋等一群留学美国的青年发起“国剧运动”，究其本质，为的是“由中国人，用中国材料去演给中国人看的中国戏”。

其间，闻一多画了一幅张嘉铸速描画像，多年来风风雨雨，梁实秋一直将此画作珍藏在身边。1972年梁实秋赴美与小女儿梁文蔷一起定居时，将这幅画转交梁文蔷保管。

四、转赠闻一多的原作：张嘉铸速描画像

梁文蔷毕业于台湾大学农业化学系，1958年赴美进修，获伊利诺大学食品营养学硕士，1982年获华盛顿大学高等教育博士。

梁文蔷姑姑现独居在美国西雅图，她联系闻家人，表达了要把闻一多的这幅画作赠送给闻家人的意愿。2018年9月28日，初秋时分，我借赴美开会之机，绕道西雅图，专程去看望了梁文蔷姑姑。文蔷姑姑一人独居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附近的一幢Town House中。姑姑性格开朗，非常健谈。家里摆着各种各样的艺术作品，都是姑姑找来的各种废料加工而成的艺术作品。她兴致昂然，一件一件的给我详细介绍，

坐在姑姑家的客厅中，我们一起喝着茶，漫无边际的聊她年轻时的爱情、家庭。姑姑有两个儿子，都已成家立业，也都娶的是美国白人太太。大儿子是警察，与姑姑都在西雅图居住，每天早晨给姑姑打个电话，确保姑姑平安无事。姑姑的生活很规律，看书，做艺术品，还定期在家里举办艺术沙龙。姑姑的书房里摆了很多梁实秋先生翻译的沙比亚全集和梁实秋先生各个时期的作品。

客厅的餐桌上，姑姑小心翼翼打开了这幅梁实秋先生留下的珍贵的画作，因为年代久远，画纸都已泛黄，变脆。但画上的人物徐徐如生，笔峰也很刚劲有力，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梁实秋先生带着它从大陆到台湾，又到美国，能保存下来，实属不易。也是爷爷闻一多与梁实秋友谊的见证。姑姑又送了一本台湾出版的梁实秋写的《谈闻一多》。还有一幅闻一多的真迹，姑姑保留着，我只拍了一张照片回来。



我将大姑闻铭刚出版的《闻一多和自己的歌》和元哥（闻黎明）

给我的《闻一多诗集》转送给梁文蔷姑姑。

与姑姑聊得很投机，不觉已到了晚饭时分，姑姑亲自开车到旁边的一家中餐厅共进晚餐，一进门，店主就热情的招呼姑姑，想必她也是这里的常客了。姑姑很热情，最后还一定要尽地主之宜，由姑姑买单，我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

饭后，让服务员帮我和姑姑照了张合影。姑姑突然说让我等一下，她要去车里取个东西。一会儿，姑姑拿了一个包回来，却原来，姑姑到车里取饭盒，她自带打包盒，姑姑说：“不管别人怎么做，我要爱护地球，尽量环保，不用餐馆一次性的餐具和大包盒”，我对姑姑肃然起敬。

西雅图与梁文蔷姑姑短暂的会面，却是我终身难忘的。愿姑姑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梁文蔷与闻丹忆在西雅图

▲ 昆明市盘龙区携多种闻一多文创产品亮相 2018 云南省文博会

“创意云南 2018 文化产业博览会”8 月 9 日至 13 日在昆明国际会展中心隆重举行。会上展出的由昆明市盘龙区打造的“文汇盘龙·大师情缘”主题展览，围绕抗战时期迁昆学术机构和文化名人的学术研究生活故事，开发了一批优秀文创产品。



《闻一多》铸瓷，王仲德制作



刻有闻一多语的紫陶，陈鸿翎制作

这个展览通过“龙泉记忆·留住乡愁”、“龙泉精神·家国情怀”、“龙泉品牌·创意生活”三个版块，把深厚的文化内容表现得贴近生活、易于大众接受。其中对闻一多等抗战时期文化名人的学术成就、大师风骨、坎坷经历、不屈精神进行的深度挖掘，以年轻人喜欢的形式呈现出来，大到绘画、书法、紫陶等艺术形式，小到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书籍、笔记本、马克杯、手机壳、人物公仔等。这些文创产品并非简单复制闻一多等抗战时期文化名人的作品或者形象，而是把大师的思想、品格、风采深刻融入到产品中，既包含着对大师们的深切缅怀，同时又对大众有教育普及意义。

由昆明价值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开发的“大师”系列笔记本中，原

创的人物肖像传神地描绘着大师们刚毅坚卓的性格，描述闻一多别具一格的传道受业方式，并以“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得为真名士”进行点题。这样的立体表现形式，让闻一多在读者特别是年轻人心目中建立了非常鲜活的形象。展会期间，正在昆明的闻黎明应邀到会参观，并与云南省相关领导和多家参展单位就闻一多文创产品进行了交流，昆明市盘龙区合虚民族民间文化传习馆向闻黎明赠送了铸瓷作品《闻一多》。

昆明市盘龙区“文汇盘龙·大师情缘”展览，是闻一多第一次系列性的出现在文创产品上，这种方式对传播闻一多精神具有积极的开拓意义。（昆明市盘龙区文创办刘祺姝供稿）

▲ 黑龙江卫视励志节目制做闻一多专题片

黑龙江卫视大型礼赞英雄励志节目《致敬英雄》栏目组编导人员，为录制闻一多专题片，9月间曾到武汉闻一多基金会和浠水闻一多纪念馆进行了采访。10月14日，摄制组邀请闻一多学会会长陈国恩、闻一多基金会秘书长袁晴川及叶吉娜、前浠水县县长周佐平、闻一多纪念馆首批讲解员蔡小霞、红烛之光项目负责人任梦雪，和闻一多基金会资助的学生苏有为等，作为致敬嘉宾来到录制现场，进行了五组致敬表演。

10月26日，摄制组编导工作人员和著名资深节目主持人、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掌门人阚丽君女士，来到闻立雕家中采访慰问，闻立雕讲述了闻一多对子女的教育及家庭生活中的故事，闻黎明讲述了闻一多《七子之歌》的创作背景和寓意。闻黎明、高晓红（闻立鹤长女）畅谈了作为闻一多后人对闻一多精神的理解。这天，恰逢全家为闻立雕迈入90岁举行聚会，节目组特别带来大束鲜花表示祝贺。

本期节目得到闻一多基金会的资助，后期制作完成后将择日在黑龙江卫视《致敬英雄》节目中播出。（高晓红供稿）

▲ 日本闻一多学会第二十二届研究大会召开

7月28日，日本闻一多学会第二十二届研究大会在东京二松学舍大学举行，来自二松学舍大学、专修大学、关东学院大学、鹿儿岛大学等高校的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由日本闻一多学会会长牧角悦子教授主持并致开幕辞。

这次会议宣读了三篇论文，其中吉井凉子的《“屈原否定论系谱”的再考》，梳理了廖平、胡适、何天行、卫聚贤、朱东润等人的“屈原否定论”和“屈原不在论”基础上，探讨了闻一多的屈原观。报告指出，闻一多对《楚辞》的学术态度和晚年的所谓“屈原”崇拜是完全乖离的，应该说分别倾诉着完全不同的感情。闻一多一边认识到“屈原”是偶像，一边又强烈地肯定屈原，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否定了非偶像的屈原。

邓捷的《闻一多和日本——关于目加田诚〈闻一多评传〉》，梳理了日本战后至5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的时代背景、政治和学问的关系后，探讨了50年代前后的日本对闻一多的翻译研究的倾向，并重新评价了1952年目加田诚《闻一多评传》的独特立场和意义。

牧角悦子的《关于朱自清〈诗言志辨〉——现代学术与经学的融合》认为文学研究产生于现代，中国古典里其实并不存在所谓的“文学”。随着现代国民国家意识的形成，国语和国文学史作为新的故事被重新构建，文学研究才从古典里找出“文学”，作为“文学史”而体系化。如此诞生的哲学史文学史，其实是与传统的经学古典完全不同的东西。所以，对《诗经》这一古典，直接用文学这一现代的概念去解释，就有损其作为古典的多面性以及经学的意义。《诗经》既是歌谣，是诗，也是经。在现代重新对《诗经》进行经学的考察是十分必要的。在此意义上最为丰富的论述是朱自清的《诗言志辨》。作为现代学术的优秀成果之一，应给与重新的评价。

报告后进行了质疑探讨，专修大学松原朗教授、海外日本語教育学会小林基起教授提出了宝贵意见。会议最后由牧角悦子教授做总结

发言。(邓捷供稿)

▲ 论文介绍

【吴丹论闻一多对《九歌》的再创作】 南通大学楚辞研究中心吴丹在《论闻一多的〈九歌〉再创作》(《南都学坛》2018年第1期)中认为:闻一多是抗战时期楚辞研究的领军人物,国难当头的社会背景和独立不迁的人格品质促使其与屈原异代相通。在闻一多《九歌》研究成果中,其遗作《〈九歌〉古歌舞剧悬解》与其他考证类文章相比,风格迥异。基于对屈原《九歌》思想性质、文化来源的探究,不难发现闻一多所创作的《九歌》舞台剧实则是在屈原《九歌》基础上结合国家危亡的时代背景和戏剧实践的艺术形式,致力于“恢复人民艺术本来面目”的再创作,其中蕴含了闻一多对《九歌》新的理解,且开创了《九歌》与现代歌舞剧形式相结合的先河,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视域的拓展做出了积极尝试。

【刘涛评钱锺书对闻一多《歌与诗》的批评】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刘涛在《字源谬见、诗史之辨与一桩学术公案——论钱锺书对闻一多〈歌与诗〉的批评》(《文学评论》2018年第2期)中认为:钱锺书在《谈艺录》“评近人言古诗即史”条中批评了闻一多的《歌与诗》,认为闻一多误用了字源学的方法,同时也质疑“诗即史”的论断。《歌与诗》中存在的问题与闻一多所持中国“理论上该有史诗”的先入之见有密切关系。澄清并阐发这桩学术公案,从学术史的角度来剖析他们的“诗史之辨”,有助于更全面地了解民国时代的“史诗问题”。鉴于《歌与诗》所用的字源学方法对当下的“诗言志”研究产生了负面的示范效应,故钱锺书对字源谬见的检讨又具有了现实的警示作用。

本刊地址:100006 北京市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1号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

电 话:(86-10)6527.7905

传真:6513.3283

电子信箱:wenlm1950@163.com